

古文觀止

標點評註 古文觀止 卷七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劉氏以孝聞。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險釁，艱難禍難也。夙，早也。閔，憂也。

也。二句總下。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父死。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舅，嫁其母不得守節。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一段所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既無叔伯，終鮮上聲兄弟，門衰

祚薄，門戶衰微。晚有兒息，兒息，時之甚晚。外無膏功強上聲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孫周年服也。功，大功。小功也。強，近也。

近強為親近也。童僕也。煢煢子立，形影相弔。煢煢，孤獨貌。子單也。弔，問也。唯形與影自相弔問也。而劉夙嬰疾病，嬰，加也。常在牀蓐，蓐，褥也。臣侍湯

藥，未嘗廢離。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

舉臣秀才；臣以供養去聲無主，無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命。一次陳情在前。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尋，俄也。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官。猥委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猥，頓也。東宮，太子宮也。隕，落也。臣具以表

聞，辭不就職。兩次陳情在前。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切峻，急也。逋，慢也。慢，倨也。連用察臣舉

峻也。通緩也。慢，倨也。連用察臣舉臣拜臣責臣除臣僮臣文法錯落。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州縣不從臣

之進退，實爲狼狽。

狼狽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難則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再具陳情之意。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矜憐養育

況臣孤苦，尤爲特甚。且臣少事僞朝，

僞朝謂蜀漢也對晉而稱不得不爾

歷職郎

署，

官至尙書郎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言我本謀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堅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

今臣亡國賤俘，

字。軍所虜獲曰俘

至

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盤桓不進貌希冀謂希望立名節也。此段言已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

但以劉日薄

博

西山，氣

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薄迫也日迫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

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平聲

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爲命區區猶動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此段

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涕。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私情乞舉祖母之養也。數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況臣且臣今是臣文法更圓轉。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

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遠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

願陛下矜愍愚

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穎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穎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素

將杜司戰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顯爲顯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

臣不勝

升

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評語】歷敘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飾。曾武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惻動人。

【白話】臣密：臣因爲命運險惡，早逢着憂患兇喪的事情。生下來才六個月，慈愛的父親見棄，年纔四歲，舅舅

奪母親守節的志向；祖母劉氏，哀憐臣的孤苦細弱，親自撫抱養育。臣少時多疾病，九歲不能走路，孤單困苦，沒有依賴，直到長大，上面既沒有叔伯，下面又少兄弟，門庭衰微，福祚淺薄。晚年纔有子孫，外面沒有期服功服，勉強親近的親戚，裏邊沒有應門五尺的童子，單身獨立，只有形體和影子互相安慰。并且祖母劉氏，早時感受了疾病，常常躺在床上，臣侍奉湯藥，沒有拋棄遠離過。到了聖朝，受清明的化育，前太守臣達，察臣的孝道廉潔，後來刺史臣榮，薦舉臣做秀才。臣因為供養的事，沒有主管，辭謝不敢赴命。詔書特地下來，拜臣郎中的官，後來又蒙了國恩，升臣做洗馬的官，立刻把微賤的人，做東宮的侍講，受了這種恩典，就是把臣身首異處，也不能報答呢。臣都用了奏章上達，辭不就職，詔書下來，急切嚴厲，責臣的逋逃怠慢，郡縣逼迫，催臣上路，州司的官，到門勸駕，比星火還急。臣想奉了詔書，奔馳到京，却因為劉氏的病，天天加劇，想苟且順了私情，那告訴又一定不蒙允許。臣的進退，實在兩難。伏想聖朝孝道治理天下，凡屬故舊遺老，還都蒙矜惜養育，況臣的孤苦，格外利害，並且臣少時曾奉事僞朝，官職到尚書郎，本來只想做官發達，不知道愛惜名節。現在臣是亡國的賤虜，極微賤，極鄙陋，過分蒙聖上的提拔，怎敢遲疑不決，有希望立名節的心思呢？但是因為祖母劉氏年已衰老，和日落西山時一般，一息奄奄，生命的危險，朝不保夕。臣沒有祖母，不能到今朝；祖母沒有臣，不能終他餘下來的天年。母親孫兩人，彼此依靠了活命，所以頃刻之間，不能遠離拋棄。臣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是臣盡節在陛下的日子長，報祖母劉氏的日子短啊！鳥鳥反哺的私情，願求得侍養到底。臣的辛苦，不獨是蜀的人士，和兩州官長的所看見，明明知道，就是天神地祇，實在是共同鑒察的。願陛下哀憐愚笨的誠心，聽臣的微志，庶幾劉氏僥倖到底，享盡餘下來的天年。那麼臣生在上，當拚命圖報，死在地下，當啣恩結草。臣說不盡犬馬怖懼之情，恭恭敬敬拜這奏章，拿來上達天聽。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

永和晉穆帝年號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

稽山陰之蘭亭

時當暮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墨魏滂及凝之渙之元之獻之等

以上已日會于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一筆

修禊

係事也

禊祓除不祥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禊。此句點出所以會之故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人此

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

脫平聲

映帶左右

修長也湍波流瀦洄之貌。敘地

引以為流觴曲

水

因曲水以泛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折一句跌入賦詩

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敘事是日也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敘日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

魚信可樂也

敘樂。敘會事至此已畢下乃發胸中所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

或取諸懷抱晤言一

室之內

一種人是倦千涉獵者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

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

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

此兩種人或取或舍或靜或躁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總是一樣得意

及其所之既倦

之往情隨

事遷感慨係之矣

卻又一樣興盡。此只就一時一事論

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倅仰之頃為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向感慨係之矣。申足上文即逼入死生正意何等靈快

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

人命長短總歸于盡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古人皆與感于死生之際

豈不痛哉

莊子德充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

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為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

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

不悔其始之萌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興感於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為虛誕妄作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言瞥見我已否無蹤影猶如今日之古人

杳無蹤影也能不悲乎。
一齊收捲眼疾手快。

故列敘時人，敘在會

錄其所述

錄所賦之詩。二句應前羣賢少長賦詩等事。

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

致一也。

古今同

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後人亦重死生覽我之文亦當同我之感。覽字應前每覽之覺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評語】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爲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逸少曠達人，故雖蒼涼感嘆之中，自有無窮逸趣。

【白話】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的開初，許多人會集在會稽郡山陰縣的蘭亭，修除不祥的事情呵。羣賢都到，老少齊集。這裏有高山大嶺，茂盛的樹木，修長的竹頭，還有清水急流，映照環繞在亭的左右。因此設酒，曲水，大家依次坐在那邊，雖是沒有琴瑟、簫笛的熱鬧，但是喝一回酒，吟一回詩，也足以暢敘幽雅的情意。這一天，天光爽朗，空氣清鮮，微風吹來，很是和緩，仰起頭來，可以看見天地的大小，俯下頭來，可以審察萬物的興盛，所以放開眼界，舒暢心胸，可以極視聽的趣味，實在真是快活呢！想那人生在世，過了一生，有的將他一生的懷抱，和朋友在一室的中間，談論談論，有的因爲有寄託在一件事情，故意放浪在形體的外面，雖有積極消極的兩樣，安靜浮躁的不同，但是當他得意的時候，自己很是滿足一些，也不知道老的將到，到了所做的情已經疲倦，情意跟了事體變化，那感慨便要生出來了。以前的所謂快活，俯仰一霎的中間，已經變了陳迹，還不能夠拿來放開他的心意。況且壽長壽短，隨天地的變化，總是同歸於盡。古人道：「死生的事情，實在不小。」怎不悲痛呢？常常看古人興感的原因，像都合在一路上，未嘗不對了古文歎息悲悼，自己也不能說得出這是什麼緣故。我很知道死生看做一樣的，是虛無荒誕的話，壽夭一律看待的，是不真不實的論。後來的看現在，也如現在的看以前，想起來真是悲傷啊！所以列敘當時在會的人，記錄各人所做的詩，雖是將來的時代不同，事情兩樣，然而所以發動感慨的原因，總是一樣的。後世看這篇文章的人，也許有感在這上邊呢！

歸去來辭

陶淵明

六

歸來去兮，淵明爲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令白事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田園將蕪，無胡不

歸？蕪謂草也胡猶何也自斷之詞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此我自爲之何所惆悵而獨爲悲乎自責之詞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路猶尚未遠可早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

祿之非也。自悔之詞。一起已寫盡歸去來之旨下乃從歸至家逐段細寫之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行舟而歸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熹。熹微。微光之未明無由見路也。一限離彼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字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奔喜至家而速奔也童僕歡迎，稚

子候門；稚小也。一段到此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有室，酒盈樽。蔣詡幽居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行已就荒無也。一段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所

需裕如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柯樹枝也。一段室中樂事園日涉

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田園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流憩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一段園中之樂雲無

心以出岫，就鳥倦飛而知還；同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山有穴曰岫翳翳漸陰也盤桓不進也。一段園中暮景歸去

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交游指當路貴人駕言用詩駕言出游句。一段與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游即不如

不歸之愈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四疇；親戚指鄉里故人有事謂耕作也疇田也一段插入

田事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巾車有裙之車窈窕長深貌經潤也謂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欣欣春色貌，涓涓泉流貌。行，休謂已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興感。

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寓，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當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所求而不得之意。

一段收盡歸去來一篇之旨。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爲官，亦不能爲仙，唯能如下文所云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乖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東皋，營田之所。春事起，東故云。

東也。皋，田也。聊，且也。乘陰陽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評語】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匹。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於道者不能。

【白話】辭去官職，回到家裏罷！自己的田園將要荒蕪，爲什麼還不回來？心在求祿，不能自主，反被形體所役使，這是我自己弄到這樣的，爲什麼要懊煩獨自悲傷呢？明白以前的不對，知道後來的可追。幸而像迷路一般，還沒有深入，覺察現在棄官的不錯，以前求祿的不是。出發的時候，小舟搖搖，輕輕蕩漾，微風飄飄，吹上衣裳；問行人前面的道路，恨晨光的昏昧不亮，隔了一刻，望見家門，一面歡喜，一面奔馳，到了家裏，僮僕歡迎，小兒候門。但見園中的三條小路，都已荒蕪，却喜松樹菊花依然無恙。攜了小兒，走到屋裏臺上的酒滿在杯裏，拿了酒壺杯子，自己淺斟低酌，盼望庭中的樹枝，怡顏悅色。靠了南窗，拿來寄託曠放的心意，知道僅容膝蓋的地方，却是容易安逸呢。天天在園中，游散自成樂趣，門戶雖設，却是常常關閉，拿了杖策，扶了老人，去流連憩息，時或舉首仰望，做深遠的觀察。自然的雲氣，無心出岫，疲倦的禽鳥，知道回巢。暮色蒼蒼，影將不見，撫了孤松，徘徊不進。辭官回來，從此就斷絕交游了。世上和我已是彼此相棄，還要求的什麼呢？喜歡親戚的情話，快

活琴書的消憂。種田的人告訴我，春天已到，將要在西面的田裏耕種了；或是駕了有幕的車輻，或是泛了一葉的扁舟；既是泛舟去尋澗水，也是駕車去涉丘壑，樹木春色，欣欣向榮，泉水流行，涓涓不絕，慕羨萬物的得時，感慨吾生的行止。唉！看穿些兒罷！寄託身體在世上，能夠再有幾時？何不委棄世俗的心意，任他去留？爲什麼要急急惶惶，像有什麼求不着的神氣呢？當貴本非吾願，仙鄉更不可得，碰着了良辰佳節，獨自去遊，或是拿了杖藜，除草壅苗，登彼東皋，拿來舒暢吟嘯，靠了清流，吟詩作賦，姑且乘陰陽的變化，拿來同歸於盡，樂天知命，還有什麼疑惑呢？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

太原孝武
帝年號

武陵人捕魚爲業。

武陵屬湖廣常德
府旁有桃源縣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便

忽逢桃花林，

妙在以無
意得之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品平

繽紛。續紛雜貌。說
。寫出異境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

欲窮其林。

漁人亦
不凡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

亦是無
意中得

便捨船，從口入，

善子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別有
一天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俗人至此
便反矣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酌

黃髮垂髫，

敘山中
人物

並怡然自樂。

調

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髫
小兒垂髮。純然古風。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

調

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妙在何人
全無驚怪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由來

到山

此人一

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歎惋者悲外人屢遭世亂也。敘兩邊問答簡括。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人多情如此。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叮嚀一句，逸韻悠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漁人亦大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詣至也。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太守守太

欲問津而不得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尋，戩也。高士欲問津而不果。後遂無問津者。然悠

住而

【評語】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爲仙爲隱。靖節當晉衰亂時，超然有高舉之志，故作記以寓志，

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白話】晉朝孝武帝太原年間，有一個武陵人，是把捉魚做行業的。一天，搖了一隻小船，沿着溪岸搖去，忘却了路的遠近，忽然逢着了桃花林。兩岸相對數百步的地方，中間沒有雜樹，芳香的草，清新美麗，落下來的花片，紛紛亂亂，捉魚的人很是奇怪他。再向前行，想看完這桃花林，桃林窮盡，水源發見，便得了一座山，山上有個小洞，彷彿像有光亮，就此棄了小船，從洞口進去，起初極狹，只可容一個人，再走幾十步，忽然開豁明亮，土地平坦，曠闊，房舍也很像個樣子，有良田美池桑竹的一類東西，阡陌田路彼此交通，雞犬聲音彼此相聞，他們裏邊的往來種作，男女衣著，一起像外邊的人一樣。老人小兒都有快活舒服的樣子。見了漁人，竟就大驚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漁人源原本本的回答他，便就邀他回家，備酒殺雞給他吃，村中聽說有這個人，都來問訊，他們自己說：「是前代避秦時的亂，領妻子和地方上的人，來到這個絕境，不再出去，就此和外邊的人隔斷信息。」問漁夫現在是什麼時代，并且不知有什麼漢朝，那魏晉更無論了。漁夫就一一的替他們說明，他

們聽見了都是哀婉歎息。旁的人各再請他到他們的家裏，都拿出酒肉來款待。停了幾天，漁人辭別歸去；裏邊的人，關照他道：「這種話不能替外人講及呢！」既經出來，尋得他船，就照了以前的路，處處做一個標記。到了府署，去見太守，說這般這般太守就差人跟了他去，尋以前的標記，就迷迷糊糊，不能夠再得他的原路了。南陽地方的劉子驥，是高尚的士子啊，聽見了這件事，欣欣然親自尋去，沒有尋着，隔了幾時，生病死了。以後就此沒有再來問渡的人了。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字。不以名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取號大奇閑靜

少言，不慕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卻又嗜書嗜酒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爲善于讀書者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蓋別有會心處性嗜

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是爲深得酒趣者既醉而

退，曾不吝吝情去留。適得本來面目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顏得孔顏樂處嘗著

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超然世外贊曰：「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貧

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爲若人之儔而言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葛天氏之民歟！一類見太古風味

【評語】淵明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瀟灑淡逸，一片神行之文。

【白話】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詳他的姓名表字，屋邊有五棵柳樹，因此就把他做了名號。先生的爲人，安閑靜穆，少講說話，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不求細細兒的解釋，每有領會的地方，便欣欣然忘却了吃飯。性喜喝酒，家裏貧窮，不能常常得着親戚故舊知道，他這樣有時備了酒席招他，他到了便喝個淨盡，要到爛醉爲度的。既醉退下，却毫不有戀着去留的兩方面。家裏四壁蕭然，不能夠遮蔽風日，穿了補結的短毛衣服，盛飯的器具，常常空着，先生却是不以爲意的。常做文章，拿來自己陶情適性，很能夠表示自己的志向得失的事，不在心裏，拿來這樣的過了一世。傳贊道：「黔婁先生有句話道：『不戚戚憂在貧賤，不汲汲忙在富貴。』這兩句話，就是這等人的一類罷。銜了酒杯，吟詩作賦，拿來快活他的志向，無懷氏的百姓呢？還是葛天氏的百姓呢？」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鍾山卽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傳也。勒刻也。謂山之英。馳驅煙霧，刻移文于山處也。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

顯齊書云：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彦倫隱于此，後應詔出爲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

志超塵俗

度

白雪以方潔，千青雲而直上。

度比也。千，騰也。行極清高。

吾方知之矣。

此等隱者，吾正知爲必不可得矣。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歷萬乘其如脫。

亭亭，高聳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歷，歷言視。千金萬乘，如草芥脫屣也。

聞鳳吹於洛

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

值薪歌於延瀨。

賴。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

固亦有焉。

此等隱者，世亦有之。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

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士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悲哭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乍智也迴避也智避跡山林而心猶染于俗也黷垢也

何其謬哉？

也此等隱者何其欺誑世人一至此哉。
上泛論去隱者有此三等尚未說到周顒

鳴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尚于平也仲氏仲長統也范曄後漢

書曰：尚于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儼默語無常每郡州命召輒稱疾不就然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以來無人賞樂。承上起下感慨情深

世有周子，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入題

儁俗之士，儁俗俗中之儁

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元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

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東魯謂賢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借用吹竽之吹齊宣王好竽必三百餘人吹南郭先生不竽者而吹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臯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

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顯無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遁也

三百之中以吹竽食祿齊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竽欲一吹之南郭乃逃僧也市隱者之服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僧服幅巾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於好爵。臯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其始至也，北山時將欲排巢父，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屬城之雄冠

去聲

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紐繫也。綰貫也。金章銅章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域為屬城。縣大率百里。

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浙右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

道軼長檣，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控

孔總 裝

其懷

帙書衣也。損棄也。法筵講席也。埋藏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作德繁偏貌。言道書講席永棄埋而聽訟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

於折獄

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今已斷絕無續也。網繆親近也。結課考第也。紛綸衆多也。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

州牧

漢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有名望。晉恭卓茂咸善為令。籠架謂包舉也。三輔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希蹤希微賢豪蹤跡也。牧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以上為顯祖志如此是一截人。

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

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

調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松落零落白雲無與為偶。礪水礪也。摧絕破壞也。荒

涼蕪穢也。延佇遠望也。言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至於還颿

標 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鸛風也。

檻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投簪謂疏廣也。投棄也。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海。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纓也。塵纓世事也。 於

是南嶽獻嘲

爪平 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詡，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南嶽謂南山也。

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也。簇聚也。竦上也。謂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遊子謂顯也。弔問也。言山為顯所欺而無人來問也。 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籊擺

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

蘿女蘿也。施于松柏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今既無人故遺擺之。西山謂晉陽山。逸議隱逸之議也。皋澤也。素謁謂以情素相告也。馳騁宣布也。謂宣布于人也。盡知之也。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

異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

下邑謂海鹽也。浪拽也。拽拽也。上京

建康也。言海鹽秩滿催促行裝。駕舟赴京以遷官也。魏闕朝廷也。局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

備

蒙恥，碧嶺再辱，丹崖

例

以上言其遺羞山林所以醜之也。

重渾于塵游躅逐於蕙路，汙淥六池以洗耳？

芳杜薛荔皆香草，躅跡也。淥水清也。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塵嶺再被淥穢，更以俗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淥，我洗耳之池乎。

宜肩岫幌，

恍

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

脫平聲

截來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

高閑也。岫，峴山窗也。雲關謂以雲爲關鍵。

也。斂，藏霧湍使無見聞也。來轅，安轡謂題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截斷杜絕之。

於是叢條暝，

噴

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

掃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瞑怒而擊折題之車輪，掃去其迹也。俗士，逋客謂題也。謝絕逋逃也。以上言其不許再口所以絕之也。

【評語】假山靈作檄，設想已奇；而篇中無語不新，有字必雋，層層敲入，愈入愈精，真覺泉石蒙羞，林壑增穢。讀之

令人賞心留盼，不能已也。

【白話】北山的英華草堂的神靈，馳驅雲霧在驛路的中間，勒刻移文在山庭的上面。想那氣節高尚，差和俗伍

的儀表，清高絕俗，起出塵世的意想，行爲廉潔，可和白雪比擬，志向高遠，可觸青雲直下。這一等的士子，吾正知道必不可得了。像那高出物欲的表面，白過雲霞的外頭，草芥千金不值一看，輕視萬乘，好似草鞋在洛浦

的地方，聽得鳳鳴的笙聲，在澌澌的地方，逢着樵夫的唱歌，這一等的士子，世上原是有哩。那裏知道有一

等人，始終不一，反覆無常，墨子見了他，定要悲傷，淚下；朱公見了他，定要哀慟，痛哭；暫且避跡山林，心仍染俗

或者起先貞正，後來污垢，爲甚麼這樣的荒唐呢？唉！向子平不再生存，仲長統已經過去，山裏隱曲的這方寂

寞無人了，千年以來，有誰來賞玩呢？現在有個周彥倫的，是俗中儒秀的士子，既是能文，又是博學，也知莊老

的道理，也是文多而質少，然而學顏闔的遁避，效南郭的隱居，偷住在草堂的裏面，穿隱者的服裝，騙我們的

松桂，欺我們的雲霞丘壑，雖是假託隱逸，却是掛心在人爵。他剛纔到的時候，要想排除巢父，摧拆許由，傲視

諸子百家，經視王侯將相，風情光大日月，霜氣橫梗秋光，有時歎慕隱者的長往，有時怨恨王孫的不游，講空

空的道理，在佛經上面考元元的學說，在老子裏邊，雖是務光涓子，怎能和他比擬呢？到了使者車馬入山，皇上的詔書到來，就此形體魂魄，馳騁渙散，志氣精神，變化流動，近來且眉飛色舞，捲衣撩袖，在筵席上邊，焚毀菱荷衣服，做出趨炎附勢的態度，入了流俗的形狀。因此風雲悽愴帶恨，泉石悲愴下淚，樹林岡巒，花草樹木，都像有所喪失怨怒。至於他佩了縣令的銅章，掛了黑色的印組，誇了屬縣的雄長，做那百里的領袖，擴張美聲在海疆，喧傳令名在浙右，道書的護衣，長此拋棄，講席久已埋藏，天理那審判的事情，來往的公文，彈琴唱歌，酌酒吟詠，都沒有工夫了。常常親近在笄第，每每忙碌在折獄，包舉張敞，趙廣漢，魯恭，卓茂的以前成績，希望倣效三輔的賢豪蹤跡，聲名傳到九州的牧長，使山中的高霞明月，孤映獨照，青松白雲，零落荒涼，沒有人和他作伴。礪戶破壞，不再歸來，石路蕪穢，空令盼望。至於還風飄飄的入幕，吐霧裊裊的出柱，惠帳空了，使得夜鶴悲鳴，山人去了，使得晨猿驚懼。以前曾聽得拋棄簪子，隱居海邊，現在却看見解脫佩蘭，落落塵網，因此引起南嶽的諷嘲，北山的譏笑，萬壑衆峯，都相譏議，慨歎周顒欺我，致沒人前來問訊，所以樹林澗水，慚愧著不盡不歇，桂苟女蘿，拋棄了春風秋月，宣佈西山隱逸的議論，東澤相告的情素。現在又催促行裝，趕到海鹽，鼓起舟楫，直上京都，雖是念念不忘的在朝廷上邊，却還要託跡再遊北山，怎可使得芳杜，薜荔，厚了顏面，蒙了恥辱，蒼翠的嶺丹朱的崖，再受污濁，更把濁塵點我惠草的道路，污垢犯我洗耳的池水呢？應當關了山窗，閉了關鍵，散斂輕霧，藏匿鳴端，截住他的車輛在谷口，拒絕他的馬匹在郊外，於是多數的樹枝，重疊的葉子，都發怒動火，有的飛了枝葉去折斷車輪，有的低了枝葉去掃除痕跡，請迴俗士的車駕，謝絕逋逃的客人！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掌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浚深也。三句起下一句}。思國之安者，必積

其德義。

伏一思字此句是一篇主意

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

又伏一思字

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

便作跌宕文極有致

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

神器大位也

不念

居安思危，

又伏一馬字

戒奢以儉，斯猶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

反繳足上文

凡昔元首，承天

景命，

元首君也景明也

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

上疏本意專爲此

豈取之易，守之難乎？

頓挫

蓋在殷憂，

始必

竭誠以待下，既得志，

終

則縱情以傲物。

人情大抵如此

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

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董督也。正與德義相反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苟免謂苟免刑罰。畏威而不懷德，國何以安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也。從上居安思危句反覆開諭逼出十思

誠能見可欲，則思

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牧養也。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懼滿盈，

則思江海下百川；

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滿而不溢

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

易曰王用三驅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也

憂懈怠，

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

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

以上十思所謂積其德義者以此

總此十思，宏茲九得；

思則十有九得簡能

而任之，擇善而從之；

恩盡思子力因乎人

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盡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仁懷

文武竝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善子用思然後可以無思妙